

魅力文丛
MEILIWENCONG

四季如歌

下

Sì Jì Rú Gē

柳金虎◎著

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故乡的西岭

四季如歌

(下)

柳金虎
著



故乡的西岭

故乡傍岭而居，因那岭位于村西侧，故有“西岭”之称。

实际上，西岭不过是一个隆起的巨大土堆，走势不高，坡地舒缓。但毕竟是岭，土质薄瘠，不易保墒，数百亩地收获甚微。村人有谚云：洼地一分田，胜似十亩岭。

岭地虽然贫瘠，但对以粮为天的农人来说，毕竟还是命根子一样的金贵。从我记事时起，故乡人就开始穷尽心力无休无止地改造着西岭。忙完秋收，他们扛起铁锹，在数百亩岭地里日夜奋战，改岭造田。终于，改出了一块块错落有序的梯田，修筑起一道道经纬交织的田埂。然而谁也没有料到，人工雕饰的结果竟是那样不堪一击，来年雨季的首场瓢泼雨水浇了下来，上百名壮劳力一个冬天的汗水顿时被毁于一旦。梯田被冲毁了，尚未长成的庄稼被冲得东倒西歪，收成自是受到了严重影响。但是故乡人并未就此罢休，在又一个冬闲到来时，他们推着小车，肩起担子，再次浩浩荡荡开进岭地，继续着那个改岭造田的创业壮举。

如是许多年过去了。西岭依然是西岭，收成依然少得可怜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大锅饭终于成为明日黄花被写进了小村的历史。我也走出校门成为一名农民。我曾豪迈百倍地站在秋风萧瑟的西岭之巅，目睹前辈穷极心血的创举，心底生发出一声慨然长啸。西岭，承载了父辈太多的辛劳和汗水，却始终旧貌未改，贫瘠如故。而今，我们来了——在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农人的手中，或许西岭的新生已经

秋

真正开始了。

春风又绿了西岭的稀薄植被，我们这些青年农民肩扛着铁锹锄头开进了西岭。与父辈的努力迥然不同的是，我们不是在改岭，也未制造梯田，而是在田里刨出了星罗棋布的树坑，栽下了一棵棵充满着希望的山楂、苹果树苗。在当时，这是一个创举，也无疑遭遇了生生世世垂爱粮食的农人的指摘。不少先辈长者的皱纹里泛出痛惜，目光中露着迷惘，农民世代代以粮为天，种地而不种粮食，岂不是不务正业？对此，我们这些年轻的农民给以这样的回应：粮食乃收获的表现形式之一，丰收的概念原本就非常宽泛，只是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被人为地模式化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的西岭不仅能生长粮食，还能生长大把大把的钱币！

在四季不变的更迭中，西岭开始变了模样。先是成了林的西岭，微微南风一吹，岭上的果树随风摆动，宛如列队待发的兵士，透出勃勃气势。再是成了花的西岭。山楂花、苹果花、梨花、桃花，粉白红艳，煞是壮丽。花香引得蜂蝶嗡嗡起舞，引得恋中男女流连忘返。接着又成了果的西岭。大苹果，甜水梨，红红的山楂惹人迷。那满树的果实水灵灵鲜，密匝匝挤，都压弯了枝头。果子终于上市了，一筐筐鲜果出手，一沓沓钞票进了衣兜……还是那个西岭，还是那些薄地，织就的却是一幅崭新的致富图。

在西岭迎来了首个丰收年景的1986年年底，我怀揣着青春梦想离开了故乡，投身到西部边疆的一座军营里。睡梦中，我曾无数次漫游在西岭葱郁的林地里，时常为西岭的繁荣图腾兴奋无眠。此后多次回乡探家，我都选在果实累累的金秋，一头扑进西岭的怀抱，品尝着甘甜的果实，感慨着西岭给予农人的慷慨馈赠……然而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如此繁茂丰收的西岭，有一天却又不得不回到了贫

瘠的过去。前年秋天,当我又一次探家回到西岭时,呈现在我面前的已不再是那幅丰收的图景——满岭的果树被刨掉了,矮矮的庄稼又成了主角。弟弟向我详细讲述了其中的因果。西岭的失败在于盲目开发和种植。当初,由于缺少统一规划,家家户户发展果业,结果果子丰收了,销路却成了大问题,以至于到后来两麻袋山楂果在集市上还卖不到10元钱……

曾经繁茂兴盛的西岭再次归入了沉寂,但西岭的主人们并未停止探求的脚步。今年春天,我又一次回到故乡探亲。一个和风徐徐的傍晚,我与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三弟一起站上西岭之巅。春种尚未开始,岭地正在沉寂中酣睡。黄昏下,尚能依稀寻出昔日改岭造田的影子,但那些疤痕一样的印记都已经模糊成遥远年代的记忆了。

“二哥,你看——”这时,三弟往远处一指,“那些树坑,是我们刚刚挖下的。过不了几天,整个西岭都会挖满这样的树坑。”我这才注意到,在岭底的几块条田里,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树坑,便忍不住问道:“怎么,还要栽果树哪?”

三弟微微一笑:“栽树,但不是栽果树!这是一种经济型树木,是村里考察后引进的,只需6年便能成材,到时每棵树价值100元左右,一亩岭地纯收万元不成问题!”

听到这里,我的眼前顿时铺展开这样一幅图景:西岭成了栋梁树木的海洋,林涛阵阵,那是故乡人的笑声。我想,西岭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,西岭的明天会更加美丽!

(原载2008年5月27日《新疆日报》)

苦难让眼泪走开

我有生以来最难过的日子是在 1982 年的那个早春。

那年春天,北方的天气特别寒冷。由于爹的去世,我们全家人的心头也都罩上了一层寒冰,真是冷彻了肺腑。

爹去世了,我们的天空一下子塌了。那些天,娘因过度悲伤病倒在炕上,而作为长子的大哥刚参军还不满两个月,此时正在北京的一个空军部队的新兵连服役,我和双胞胎弟弟刚刚过了 15 岁生日,我们下面还有一个 11 岁的妹妹和 7 岁的弟弟。那年,农村开始实行大包干,我们家分到了二十多亩地,没有耕畜,没有犁具,也没有能干体力活的劳力。家里穷得叮当响,给爹治病已经欠下了上千元外债,当时家里连买一包火柴的钱都拿不出了……

现在回想起来,那些日子,我们家就像一叶失去了舵手的小船,在举目茫茫的海浪上颠簸着,没有目标,难辨方向,不知最终会漂向何方。我至今仍记得当年邻家婶子大娘们的叹息声:“这家人,老的老,少的少,算是没有好日子过了!”不少人都劝娘写信把家里的难处跟大哥部队领导讲一讲,让大哥提前退伍。娘流着泪坚决地摇了摇头。

但悲苦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。有一天,娘突然从炕上爬起来,她擦干了自己的眼泪,把我们兄妹几个都叫到身边说,你爹不在了,可咱家的日子还得过下去,靠眼泪是换不来好日子的,从今往后娘不会再流一滴泪,你们也要学娘,再苦再难,也决不能流那些没骨气

的泪！

不久，春种开始了。娘领着我和三弟来到责任田，开始了没白没黑的艰辛劳作。没有犁具，娘就东家求西家借；没有耕牛，就让瘦弱的三弟扶犁，娘和我将绳索套在肩膀上拉犁。我和娘弯着腰，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里，每迈出一步都是那么艰辛。中午，别人家早早收工回家吃饭了，我们就着呛人的春风嚼着自带的棒子面饼子充饥；天黑了，寂静的夜空下，家雀都在枝头栖息了，我们娘儿仨还在地里不停地忙碌着……就是凭着这种辛劳和苦累，我们硬是将二十多亩地全部播下了种子，没有抛荒一分一厘。在那些艰难劳作的日子里，娘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，她用自己的坚强影响着我们，在一个又一个困难面前挺直腰杆闯了过去。

秋

此后的日子，同情和叹息渐渐不再属于我们。尽管艰难困苦依旧存在，但是再苦再难，娘都领着我们咬牙扛过去了。在没有泪水，唯有艰辛汗水相伴的日子里，我们家的这条小船也开始鼓满了风帆，正向着一个清晰的目标航去。

大包干第四年，家里不仅还清了全部外债，还拥有了自己的耕牛和犁具。那时，村里不少人家都开始扒掉茅屋盖砖瓦大房，娘也带领我们到石坑里扒石头，下河沟挖沙、捡石子，一点一点积累，终于也盖起了四间气派的砖瓦大房。

日子好过了，娘却没有清闲下来，她把目光又投到了更远处。娘对我们兄弟几个说，你们都成人了，不能都窝在黄土里刨一辈子，有机会就出去闯荡一下吧。于是，继大哥参军后，我和小弟又先后穿上了军装。几年后，我们兄弟四个在不同岗位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大哥和我先后成了军官，三弟当上了村委会主任，我最小的弟弟也在部队考上了士官学校。我们兄弟四人全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村里人经常羡慕娘的福气好,几个孩子都有了出息,不用为娶媳妇盖房子发愁了。娘总是淡淡地说,孩子们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可我们知道,在我们身上有一种东西叫坚强,它不是与生俱来的,而是娘赋予我们的。是啊,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困苦面前,眼泪只能消磨人的斗志,因为苦难并不相信眼泪!唯有坚强起来,才能把一切艰难困苦踩在脚下,从而也才能在荆棘遍布的人生路上闯出一条平坦大道来。

这些道理将会让我们终生受用。

(原载 2006 年 6 月 13 日《生活晚报》)

非凡的平淡

非凡与平淡，是两个意义截然相反的词语，前者超脱于平凡，后者与平凡同义。将这么两个词组合成本文的标题，源于我对身边一些普通党员的认识。在驻疆空军部队里，他们的事迹普通得趋于平淡，然而，平淡的他们却又实在非同凡俗……

李延银是这众多党员中的一个——

黎黑的脸膛，粗裂的双手，高卷的裤管，要不是肩上那两杠一星的少校军衔，在任何人眼里，李延银都是一个地道的农民。实际上，入伍 20 年，他在军营里的的确确干了整整 20 年农民的活计——种水稻。

那年盛夏，我去驻疆空军某农场采访李延银时，他已经拥有了一项很高的荣誉：全军农副业生产劳动模范。并且刚刚从北京开完表彰会返回农场。那天，我在散放着腐泥味道的稻田里见到他，他的周身没有一丝劳模光环的影子，仍旧是那副黑红的面孔，裤管高挽了，两腿糊满了黑泥。“有啥事值得写哩，一年 360 多天，干的就是种庄稼的活计。”他抠着脚丫上的泥巴，憨厚地冲我笑着说。我仔细一了解，果然，他的事迹着实平极，也着实淡极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就这么日日月月平平淡淡地干了过来。早春，冰茬凌利，寒气彻骨，他挽起裤管，下到没膝深的水田里，用铁耙耘平凹凸不平的水田；盛夏，骄阳如火，蚊虫肆虐，他罩上防蚊帽，在稻田里除草施肥，汗水吧滴吧滴往田里落；金

秋

秋，风干气燥，稻芒飞扬，他赤着臂膀，奋力挥舞起收割的镰刀；隆冬，北风呼号，滴水成冰，他两手油污，将数十台农机的零部件一个一个地擦拭干净……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走了过来。

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平淡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纤风未见，波浪不兴。然而，就是在这种平淡里，叫我读出了一种非凡的意蕴，我看到了平淡背后的挚爱和执著。

高华瑜是这众多党员中的又一个——

我第一次与高华瑜谋面，是在他的追悼会上。他平静地躺在那里，一如他劳作后的一次香甜的睡眠。

然而，他已经永远地睡去了。他的履历表里的年龄永恒地停在了38岁上。那正是如日中天的人生黄金期。

高华瑜是驻疆空军某雷达团的政委。此前，他是一名平平淡淡的高山兵，在海拔4000多米的红其拉甫气象导航站工作了15年，把人生最美的青春留在了永冻层上。

高山兵的日子是平淡和无聊的，日复一日，在空气稀薄的山巅，他们开动油机，为过往的一架架航班导航。

那时候，过往航班上的各种肤色的乘客或许根本不会想到他们，或许不会知道在那个叫做“红其拉甫”的终年积雪的山峰上，高华瑜和他的兵们正啃着压缩干粮，用指甲凹陷的双手认真操作着那些冰凉的仪器，把“安全”这个最美丽的词汇牢牢写进他们的旅程里。

但高华瑜无怨无悔。即使在他被可恶的高山病缠住，组织上令他下山时，他仍然说：“导航站需要我！”

没有豪言壮语，就这么平平淡淡的一句话，却让我感受到了他

傲视艰苦、视死如归的博大胸怀。

高华瑜去世半年后，我坐在驻疆空军为他举行的事迹报告会的会场上，聆听着他的妻子艾象云讲述他那些平淡的故事，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正如驻疆空军一位将军的评价：“他的死平平淡淡，却比泰山还重！”

是啊，高华瑜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，泰山怎能载得动他对事业的一片挚爱，怎能载得动他对党的一腔忠诚！

……

我的身边，类似李延银、高华瑜这样平平淡淡的党员还有许多，但无须一一列举了。正是因了这份平淡，才有了工作中的默默无闻，才有了事业上的无私奉献，也才有了军队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。这平淡中的爱更博大深厚，更真挚无私，这平淡中更孕育着崇高，更孕育着伟大！

（原载 2005 年 9 月 19 日《解放军报》）

沙枣花儿开

我在戈壁滩上一个部队呆了8年。部队驻地有一个我至今也不解其名的名儿：芨芨槽子。像众多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戈壁滩一样，芨芨槽子这地方也是满目荒凉，方圆数十公里不见人烟，地面上到处都是褐色的砾石，草本植株出奇的少见。不过令我意外的是，这里却生长着一种形态丑陋的树木，丛丛簇簇，异常茂盛。这便是沙枣树了。

关于沙枣树，这些年我极少读到对它的颂扬文字，这大抵是因为它有着不成形状的树冠和色泽暗淡、纹路粗劣的外部形象之故。但就是这样一种寻常不过的植物，在我从军的最初岁月里，曾深深地影响过我的人生选择……

1987年早春，“解放牌”卡车把我和另外几名新战友放在了戈壁滩上一座军营里。这个季节的新疆正是滴水成冰的隆冬，漫无边际的戈壁滩被厚实的积雪覆盖着，放眼望去，雪海茫茫。一排排沙枣树悄然耸立在营院周围，光秃的枝条上结满夺目的冰霜，宛如童话世界里的景致。几个南方籍新兵欢叫着扔下铺盖卷儿，跑到雪地里翻起跟斗。到新兵连接我们的孙副连长笑呵呵地说：“咱这地方跟仙境差不离儿呢，要是不信，改天我领你们踏雪去！”

转眼到了周末，孙副连长带着我们几个刚下到连队的新兵去踏雪。踏雪实际上是在雪地里散步。出了营门，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我们漫无目的地一路溜去。最初，风像刀子一样刮得脸生疼，雪光刺

眼泪汪汪。但很快就有一股热量从心底汩汩涌出，渐渐浸过我们的肌肤，凝结成津津的汗珠。这时，孙副连长说：“都休息一下。”说完，他四仰八叉躺在了雪地上。我们也都模仿着副连长的样子，争先恐后地或仰或卧，紧紧地与身下的戈壁雪融在了一起。这一刻，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，呼吸着空灵清爽的戈壁气息，我被陶醉在空旷无拘的戈壁景色里了。

但随着天气的转暖，那些营造着神话氛围的积雪渐渐消融了，戈壁滩露出了灰褐的肤色。风刮起来，扯动着漫天沙尘，在空旷的大滩上肆无忌惮地冲撞。营房前后的沙枣树枝在风中摇摆起来，留下了尖利的鸣声。我们上哨不得不戴起风镜。我曾在镜子里见识过戴风镜的尊容，黑红的脸上，罩着样式古怪的风镜，那模样连我自己都不忍再看第二眼。就在这时候，厌倦悄悄滋生在我的情绪里。

同样在这时候，家信捎给我一个好消息：有位在内地部队工作的亲戚正酝酿着把我调回家乡部队。从此，我开始数着日子盼调令，甚至在枕着风声入眠的睡梦中，我看到自己置身在柳绿花红的胶东平原，手中钢枪与身边美景和谐地交融在一起……梦醒后，兴奋占据了我的心。

然而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调令却杳无信息，我的心绪变得一天比一天差了。这个早上，我终于“病”了。宿舍里静悄悄的，战友们都出早操了，嘹亮的号子透过半开的窗户传入我的耳朵。我躺在床上，突然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没参加早操训练，而且是因为这种很不光彩的缘故，我顿时觉得像被人抽去了支撑的筋骨，脸上也灼灼地热起来，意欲起床，谁料整个身子却像面条一样绵软无力，最后又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迷蒙中，一阵异香袭来，使我混沌的脑子顿时清爽了许多。我睁

开眼睛，望见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空瓶，瓶里插着一束沙枣枝，灰绿的叶片间缀满了淡黄的小花。这便是沙枣花，那浓郁的香气就是从沙枣花里漫出来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束沙枣花是孙副连长收操时特意为我折的。

形态丑陋的沙枣树竟能开出如此芳香的花朵！我在惊讶感叹的同时，不由得对沙枣树平添了无限的好感。

这天晚饭后，孙副连长约我来到营区外散步。这个季节的内地已是满目芳菲的初夏了，而戈壁滩却刚刚迎来春天。落日余晖洒在大滩上，给这片荒冷的土地披上一层暖洋洋的色彩。远处近处的沙枣树全都怒放开花朵，那些不起眼的小花捧出馥郁的香气，萦绕在我和副连长的周围。

我们漫步在营院外面的沙枣树林里。孙副连长讲起他刚当兵时的经历。他从江南入伍来到这片戈壁滩，最初也曾失落彷徨过，后来在一个沙枣花盛开的季节，他收到了父亲写来的家信。父亲也曾当过兵，他用一名老兵的口吻对儿子说：戈壁滩是锻造真正男子汉的摇篮！这封家信给了孙副连长莫大的勇气和力量，以至于在他后来军校毕业的时候，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这座戈壁军营……

孙副连长抚着身边一棵沙枣树说，我在戈壁滩上呆了近10年，最喜欢在沙枣树丛里散步了，特别是心里烦闷的时候，只要面对沙枣树，一切忧愁皆烟消云散。一顿，他又说，别看这些树长得很丑陋，但它们实在是很不一般的树，它生性喜旱，与青山绿水无缘，而在其他植物难以存活的戈壁荒滩，它却茂盛地生息繁衍，成就了一种别样的风景。孙副连长继续说，还是我父亲说得对，咱军人就应该像这些沙枣树，越是在恶劣的环境里越不能消沉，而要努力与之抗争，在艰苦的日子里创造出辉煌的人生！

孙副连长一席话宛如记重锤敲打在我心上。面对这些非凡的沙枣树,我顿时觉出了自己的卑微和怯懦。此后的日子,我时常一个人来到沙枣树丛中,面对沙枣树仔细品味着这些话语。每一次品味,心灵都会得到一次升华。

进了初秋,调令终于来到了我身边。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,我只说了一句话:“不调了!”接着便来到戈壁滩上,将那张曾经梦寐以求的纸片烧掉了……从这以后,我在茕茕槽子呆了一年又一年,直到后来被上级机关调走。

去年沙枣花盛开的季节,我又回了一次老部队。营区周围的沙枣树更粗了,也更高了,唯有花香始终没变,依旧那么浓郁,那么醉人。年复一年,沙枣花儿开了谢,谢了又开,它们不遗余力地用自己的生命装点了戈壁滩的春天。走在花香扑面的营区里,望着迎面而来的那一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被戈壁风沙吹黑了的面孔,我突然想,这些沙枣花不正是戍边战士为祖国盛开的青春之花的写照吗!

(原载 2003 年 8 月 3 日《人民日报》)

在车上

在乌鲁木齐工作了近二十载，其间回故里胶东探亲时多以火车为代步工具。“火车小世界，社会大舞台。”在火车上，喧闹的世界似乎浓缩在这节节车厢里了，眼见的是各色人等，耳听的是南腔北声，短暂的旅途，总会让你长一些见识，添一些回味，多一些感叹——

1993年盛夏，我从北京乘上进疆的69次特快列车。那时候，进出新疆只有一条铁轨，车厢里极度拥挤。即便是在卧铺厢内，也显得异常嘈杂，拥挤不堪。

火车驶离北京站。匆促登车的汗迹尚未从一些乘客的额际消失，人们便又开始了另一种忙乎。嗑瓜子的，抽烟卷的，车厢里弥漫着紧张繁忙而惬意的气息。乘务员站在车厢一头不停喊起来：“请乘客们不要在车厢内抽烟，请不要随地乱扔瓜子皮和纸屑！”却哪里有人肯听，瓜子皮照旧随地乱吐，照旧有人坐在铺位上吞云吐雾，年轻女乘务员的提示声早就被乘客们繁忙无序的飧食声湮没了。

临近中午，列车广播播送供应午餐的通知。我邻铺的几个汉子兴高采烈地从铺下拖出一条硕大的编织袋，取出来烧鸡、鸭蛋、啤酒等吃食，摆了满满的一茶几，随后启开啤酒，一人一瓶对瓶而吹。烧鸡被四零五散地撕碎塞进了嘴里，鸡骨从张张流油的嘴角吐出来，砸到地板上，有的翻了几个跟斗，蹦跳着弹到了铺下面。空了的啤酒瓶在脚下倒着，未尽的液体顺出来，在地板上蜿蜒流动……

差不多整个车厢内都是这样的景致。中国人的“吃在车上”、“穷

家富路”，真是不虚此言。不过，却苦了身材弱小的女乘务员，一路上不停地清扫拖洗，汗水从未干过。

就在这趟列车上，我也见到了另外一种景致。那是几个蓝眼黄发的外国游客，他们也吃自带的饭食，也是摆在茶几上，不过吃得却极为小心，极是雅静。他们脚下，撑开一条塑料袋，哪怕是掌间的一粒面包屑，也被小心地投进了袋中。望着那轻盈自然的举止，我突然像被谁扇了几巴掌，两腮滚烫地烧起来。这次旅程的回味在我心间缠绕了许久，后来我接连写了三篇文字，登在了新疆的一家报纸上，虽然自知无甚大用，却实在做不到有话不说。

这之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再没有坐过火车。

2003年盛夏，我又一次踏上了这条旅程。十年光阴匆然而过，进出疆的铁路早已变成复线，列车也换成了空调列车，并且已经数度提速，当真是风驰电掣了。那天，我在济南站乘上189次特快列车，一路经河南、陕西、甘肃等省区，向着万里之外的新疆而来。卧铺车厢里很安静，人们小声地交谈，也有的在打牌，也有的吃着水果、嗑着瓜子，皮屑都放在专用的盘子内，装满便倒进垃圾袋里。午餐时，也有人吃着烧鸡，喝着啤酒，但再也没人往洁净的车厢地板上吐鸡骨头了。一切都显得自然而和谐，人们的心情也恰如这车厢里适宜的温度，写满了舒适爽净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的双脚出奇的爱动了。我挨节车厢转起来，从硬卧到软卧再到硬座厢，每节车厢都保持着洁净的状态，即便在满当当的硬座车厢，也不再有人在车厢内抽烟了。一些孩童在车厢内尽情地游戏，透明的笑声缭绕在洁净的空间里，也缭绕在成人们的情绪里。

我不由得感慨起来。变化是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的，一如我们身